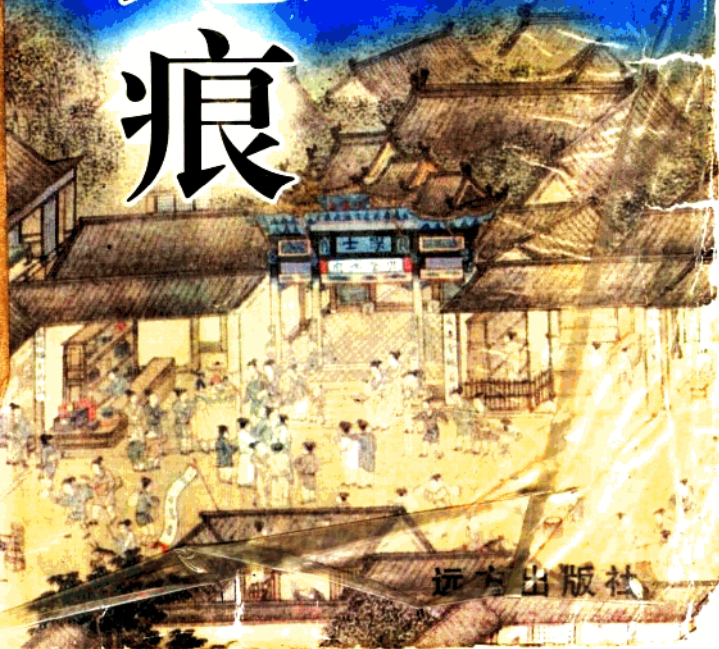


武侠系列

情剑无痕



远方出版社

3-1-6 603553

新编武侠系列



C0327669

◎ 远方出版社

情剑无痕

责任编辑:沈 瑾

封面设计:高 旗

情 剑 无 痕

南宫燕 著

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老缸房街15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 合肥科委晓星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40 字数:896千字

1996年12月第1版 1996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ISBN7—80595—267—1/I·119 定价:47.80元

内 容 简 介

太乙真人爱徒司马笑予秉承师命，携武当至宝“玉佛”下山行走江湖，屡获奇遇，得千年茯苓，受地腑灵气，又从大师伯五九老人处学得五九神功，在江湖中罕有敌手。不料江湖险恶，二师伯幻云叟与万魔之魔玫瑰夫人欲霸武林，联手加害司马笑予，致其身中巨毒，神智不清，敌友莫辨，但未泯灭良知。在生父母和五位绝色佳人的帮助下，司马笑予终于祛除巨毒，并学得百年怪魔的旷世奇功，成为真正的天下第一高手，但却走火入魔，滥杀无度。幸在其徒的帮助下，借宝相秘笈所载内功心法，清除心魔，终成正果，除掉幻云叟和玫瑰夫人这双武林大敌，还武林以太平盛世。司马笑予终与家人团聚，并与五女缔结百年之好。全书情节曲折，引人入胜，正邪真假难辨，乃近年少见的武侠佳作。

目 录

第一章	太乙少年	1
第二章	至宝遗失	22
第三章	五九神功	42
第四章	残红山庄	65
第五章	魔音阵阵	85
第六章	深谷钟声	107
第七章	冷魂仙子	127
第八章	孔氏大屋	148
第九章	银笙宝相	170
第一〇章	不识云雨	189
第一一章	长天一色	211
第一二章	夺命三招	233
第一三章	摘叶飞花	249
第一四章	疗伤偷功	276
第一五章	七鹰之谷	297
第一六章	母子相会	318
第一七章	俊面郎君	339
第一八章	恩怨了结	361
第一九间	玫瑰夫人	383
第二〇章	九尾仙狐	410
第二一章	玉佛现踪	425

第二二章	紫竹仙姑·····	446
第二三章	五女玄功·····	467
第二四章	七鹰脱困·····	488
第二五章	五音奇阵·····	503
第二六章	五行指环·····	532
第二七章	羊皮密语·····	553
第二八章	万家生佛·····	572
第二九章	风云甫起·····	594
第三〇章	真假少侠·····	615
第三一章	采花大贼·····	635
第三二章	此恨绵绵·····	656
第三三章	兄妹相会·····	677
第三四章	反目成仇·····	697
第三五章	五女斗法·····	718
第三六章	桑木毒掌·····	739
第三七章	误会加深·····	757
第三八章	子夜自裁·····	781
第三九章	变生莫测·····	802
第四〇章	五女暴死·····	825
第四一章	四处奔波·····	842
第四二章	辣手观音·····	862
第四三章	啼红夜郎·····	884
第四四章	盆地炸药·····	904
第四五章	玉佛现踪·····	925
第四六章	降魔宝相·····	946
第四七章	鹿皮口袋·····	967

第四八章	百年怪魔	989
第四九章	桑木尊者	1011
第五〇章	贼女救人	1034
第五一章	五女得救	1055
第五二章	再起波澜	1073
第五三章	尖厉啸声	1094
第五四章	母女相认	1116
第五五章	黑白厮杀	1136
第五六章	悲欢离合	1157
第五七章	香消玉殒	1178
第五八章	旷世之战	1199
第五九章	神功助师	1220
第六〇章	大功告成	1241

第一章 太乙少年

夏末秋初,是使人最难捉摸的季节,夕阳西下时,本来是一个晴朗的天气,不到一刻就变坏了,突然一场猛烈狂风,整个山区都被震慑在颤抖中,仿佛给这山道上一个行色匆忙的少年故意作难。

那少年在这狂风暴雨之中,毫不畏缩也没一点感到困扰。虽然雨水淋得全身湿透,但他仍步履沉稳,轻快前进!

天色,越来越暗,风雨越来越猛,霎时间,洪水暴涌,溪涧交鸣,如怒潮澎湃,万马奔腾,少年这时也不免有点着慌,他抖了一下身上雨水,仰头打量四周,陡地两目射出凌芒,原来在密雨纷纷之中,前面不远处,隐约有灯光闪烁。

这少年打定主意,今夜是不能前进了。想寻一个落脚处,避避风雨,度过今宵。他原意本想兼程奔驰,赶早完成师命,谁料天意捉人,岂又奈何?

他沿着岩壁小径,朝着那个灯光闪烁方向疾驰。小路蜿蜒通过一个狭窄地带,一道小木桥,横跨溪上,溪水已漫

涨到桥面。过桥以后，小径直通到对面一座小木屋，那木屋包围在苍翠的树林中，灯光从木屋板缝中透露出来。

少年沾沾自喜，但在高兴之中，伸手向怀中摸了摸，还不忘记怀中锦盒。

天老爷似乎有点捉弄人，少年到达小木屋，风雨也骤然停止，接着几声犬叫，冲破这寂静的山区！

少年敢情是初走江湖，不善与人交道，在木屋前怔忡地不敢举手叩门。要不是木屋内有人听得大吠，猜想他，说不定在那儿呆立一辈子！

一个老妇人在屋内提着苍老声音叫道：“嫣红，你可听见小黑在叫？到外面去看看，有什么人来了。”

接着有一个清脆女孩声音回道：“娘，你真是的，我们这儿不见鬼毛的地方，有谁来？又这么大的雨！”

说话的女孩，大概就是叫做嫣红，听她语气，似乎满怀一肚皮不高兴。

苍老声音又道：“说不定是过路人，快出去看看，你这懒丫头！”

名叫嫣红的女孩仍是不高兴的答道：“要是有人来，他不会叫门，难道是个哑巴？”

老妇人叹了口气道：“自你爹死后，我就把你娇惯得这样了，看你哪一天才不使娘烦心，好，让我自己起来看看！”

嫣红娇笑一声道：“哟！人家同你老人家闹着玩，又当真生气了，快别起来，我看看就是！”

少年本想鼓起勇气叫门，一听她母女的话，更使他连大

气也不敢吐。本想离开,但此刻风雨又猛烈地袭来,正进退两难,木门“呀”然一声打开。

嫣红“哎唷”惊叫一声,举手连拍胸口。

屋内老妇听得她惊叫的声音,不知发生什么事,急问:“嫣红,什么事?”

嫣红定了定神,并没有回答她娘的话,向屋外大雨中呆立着的司马笑予怒问道:“你这人,干什么的?像个幽灵似的在人家门前呆立着,也不怕吓坏人?”

少年忙不迭恭敬的向嫣红作了个大揖,斯斯文文道:“在下因贪赶路程,错了宿处,又遭逢大风雨,本来想借贵地一角处,暂避一宵,可是,可是——”下面的话,不知怎样接下去才妥!

嫣红“噗嗤”一声笑了出来,接着他的话尾道:“可是你不敢叫门,是不是?”

少年尴尬地朝着她又是一个长揖道:“在下不敢冒昧!”

屋内老妇人见屋外果然有人,叫道:“嫣红,既是借宿的,就叫他进来吧!尽管叫人家在大雨下,像什么话?”

嫣红移身让开道:“真是个呆子,为什么不进来”

这话说得好横,你不叫人家进来,人家怎敢冒失?

少年道了声谢,随着嫣红走进屋内。

嫣红转身见少年呆立在那儿,笑道:“这儿有椅,怎么不坐下啦?”

少年一身雨水,如落汤鸡一般,苦笑道:“是,姑娘别客气,我会坐!”

嫣红似醒悟地道：“哟！看你一身湿透，我们这儿也没男人的衣服，你可有带着？”

少年一愕！心说：“这家没有男人，我怎方便在这里借宿？”

嫣红见他呆像，笑道：“我的话你可听见？”

少年这才回答道：“我想用不着，等会雨略停止，还是赶路的好！”

嫣红嘴一撇道：“怎么啦？我们这茅棚陋屋，难留你贵客，是不是？”

少年赶忙陪礼道：“哪里，哪里，姑娘言重了！”说完，赶紧打躬作揖。

老妇人不知什么时候现身门口道：“嫣红，你先去煨壶热茶水来。”说着向前几步，一双老眼紧盯着少年，脸上微露着笑容道：“你这位相公黑夜赶路，可辛苦了！”少年赶紧上前一揖道：“小子打扰府上，心实不安。”

老妇人随手送上几件衣服给他道：“雨水浸着身子过久，会生毛病，你先换上衣服再说。”说着摇晃着身子进入内屋。

少年衣服刚换妥，嫣红茶也煨好了，老妇人从内屋走出来，坐在木桌旁亲切的道：“相公请坐，先喝一口热茶解寒，想你还空着肚子，我叫嫣红去与你随便弄点吃的来。”

少年忙起身道：“小子打扰了贵府，已经不安，怎好再麻烦？”

嫣红再不像原先那样不高兴，现在不知怎的非常听她

娘的话，还没有她娘吩咐，一抛脑后小辫道：“娘陪着他，我去弄来！”

这个“他”叫得非常亲密，小姑娘可不懂，少年听来脸上可有点红晕。

少年坐下后，这才打量这老妇人，见她年龄约有四十开外，圆圆的面孔，现出慈祥之色。穿着一身粗蓝布衣裤，浆洗得很清爽。再一看她那双老眼，陡地内心惊讶不已。只见她两眼精光炯炯，英气内蕴。虽然面带病容，但掩饰不了她英华之气，原来这老妇人还是武林健者。

这么一来，就不敢大意了，虽然人家满现着慈祥之态，可是江湖上太过诡谲，师父的使命，如有差错，叫他岂不怨恨终身？禁不住地全身紧张起来！

因为他江湖轻验太浅，内心一嘀咕，一只手不由又伸向怀中摸去。在五指触着了锦盒，满脸严肃紧张之色，才渐渐消失。

他这种不自然的动作和神态，岂能瞒得过久历江湖的老妇人？她微一笑道：“相公尊姓大名，师承何人可否见告？”

少年忙答道：“小子复姓司马，名笑予，家师太乙真人，敢问老妈怎样称呼？”

老妈惊讶的道：“相公原是太乙剑太乙真人高足，真是失敬了，太乙真人，归隐了十多年，今日能得见他的高足，真是三生有幸。我姓李，名映梅，昔年在江湖上也有个贱号，人称阴煞箭。”

司马笑予一听，机伶伶打了个寒颤。心说原来她就是十年前横行江湖的女魔阴煞箭李映梅。

师父平时谈论江湖掌故时，对这女魔特别提出警告，日后在江湖上行走，绝不可沾惹了这心狠手辣、杀人不眨眼、黑白两道闻而丧胆的阴煞箭李映梅。

自己不想一出道，又负这么大的使命，就自投罗网的跑到魔窟里来。师父对这女魔还有些顾忌，我是更不成了，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吧！

他忙起身向老妇人恭敬地一个长揖道：“原来你老人家就是震慑江湖的李老前辈，今日小子无意冒犯贵地，候我返山禀明家师，再来负荆请罪，小子不敢再行打扰，就此告辞！”

说完不由又向怀中摸去。

嫣红不知什么时候立在门侧，惊奇地问：“娘，这人怎么啦？特意跑来借宿，现在又要走，似乎这里有魔鬼要吃了他似的。”

李映梅完全明了他的心意，轻微一笑，笑得那么甜蜜，那么慈祥，那么和蔼，哪儿像个杀人不眨眼的昔年女魔王？

她微笑后接着一阵气喘，嫣红赶紧上前伸臂在她背后轻轻拍了几下，这才缓过一口气来道：“阴煞箭李映梅，十年前在江湖上倒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可是十年后的我，不但已是个残废人，而且离死期亦不远了，岂再作孽？司马相公你放心，安心在寒舍休息一夜，不会有人来伤害你。我看你身边必带有重要东西，形色惶惶，举动失措，完全现于表

面。要是遇上江湖黑道，哪能逃得过他们眼睛？真不明白太乙真人为什么如此大意，叫你这么一个一点江湖阅历经验没有的年轻人，负这么大的使命，你先吃点东西吧！过来，会在这儿。”

其实司马笑予已得太乙真人真传，就是江湖上一般好手也能应付，按说就不该这么懦弱。奈因他第一次下山，毫无江湖经验阅历，再则他师父赋予他的使命太大。如有差错，不但有关太乙门派前途，而且还要造成武林混乱。太乙真人给他这个使命时，曾经再三告诫，不可骄傲任性，完成任务为第一。因此他处处小心，不敢大意，可是因为过于小心，就处处显露出形迹来。

阴煞箭李映梅是何等厉害人物，哪能瞒得过她双眼？假如在十年前，你司马笑予还能逃过她的手掌吗？

司马笑予见人家一语道破自己秘密，又指出自己心事，脸一红，羞惭得心中也发了气。暗想既已入了虎穴，就得放手去撞。要有大丈夫气概，事情既惹上身，就应该硬起肩头担当起来！

想到这里，勇气陡生，不再那么畏缩。起身挺胸昂然走至桌边，一屁股坐在上头，并道：“李老前辈，既然这样关照小子，我也就不客气了。”

说着五指一伸，一个大馒头已在手中。他本来饿极，五个大馒头，一碟炒蛋，一盘豆腐白菜，呼噜呼噜地狼吞虎咽一扫而光。

嫣红立在桌边，一双美目，眨也不眨瞧着他笑，还随时

替他送菜，尤其将那一碟炒蛋，直往他面前推送，手不断地在动，一张小嘴，也没停着道：“荒山野地，无甚款待，将就用点，你可吃饱了？要不要再来一点？”

这野丫头怎会说起客气话来？怎地一时对人家又会关心起来？这可透着怪！

真的吗？不，少女的心，谁摸得透？嫣红十七岁啦，一个学武的十七岁姑娘，已经成熟得像只大苹果。她的心当然也随着成熟了，不知怎地自司马笑予进屋后，这个英俊少年，敢情引起了她心理变化，就不由心儿跳，神儿驰，意儿摇了！

久经江湖，苦尝人生痛苦的阴煞箭李映梅，冷眼旁观，心忽一动，暗忖这司马相公，年龄不过二十岁，英俊潇洒，知礼守正。又是当今奇人太乙真人门徒，想来武功不弱。我嫣红也有十七岁了，生得倒也端正，配这相公，岂不是天造地设一般。这丫头对那相公殷勤态度，原也很有意思。

她想着，脸上更露出微笑！



饭后，痴丫头赶紧一杯热茶送到司马笑予面前，接着提着油灯转头忙着向后房跑，不一会从后房走出道：“娘，今夜我同你一起睡，我那房子让与他睡！”

她娘也有点恶作剧，笑着向她耳语道：“傻丫头，喜欢人家，也不要满口他、他、他的叫得那么亲热，叫人家听见岂不难为情？”

这两句话虽有点打趣意味，实际上却也是真话。

嫣紅臉一紅，歪身躺在她娘懷里，嬌哼道：“娘，不來了，人家是无意的。”

司馬笑予見嫣紅天真活潑，美韻天生，嬌小靈慧，不由看得心一動。這山間野地，怎會有如此一朵奇葩？原先他被風雨襲擊得昏頭轉向，又擔心這女魔王主人不是好人，故未去注意這位小姑娘。現在胆放寬了，肚又飽了，才看出這小姑娘是这样的嬌美！

因此，不由多看了人家几眼！

李映梅一双老眼，随时在盯着他，现在见他双眼不断在嫣紅身上扫来扫去，心内即涌起一种欣喜滋味！她道：“这么大还在娘身上撒懶，也不怕人家笑，好了好了，时候不早，送司馬相公去睡吧！”

嫣紅双手慢整理着鬓发，脸上红晕朵朵，噤着嘴说：“娘你送，我不！”

说着，斜着扫了司馬笑予一眼！

“你这丫头又发了懒病！”她娘见她面带羞涩，只有用这话来掩饰。

司馬笑予已是个二十余岁的人，情窦早开。见嫣紅及她娘态度，哪有不懂？也难为情的低下头，嗫嚅地道：“老前辈，不要烦心，早去安寝吧！我就在这儿打坐一宵，已感谢不尽了。”

嫣紅陡地收起适才娇态，又转变为豪放地道：“你这人怎么老是这么不干脆？走，我送你去睡。”

李映梅亦起身道：“相公安心去睡吧！我这荒野之地，

倒也平静，不用耽心好了！”

说着进入前房！

司马笑予不由脸上一阵发热，双腿也不由自主跟着小姑娘走！

他将宝剑横放在床头，又伸手摸了摸怀中锦盒，抖开被子，一头就钻了进去，也不管身边还有个主人在着。

小姑娘嫣然一笑，将油灯放在桌上，带上房门自去！

司马笑予起初许久不敢合眼，后来不知不觉就打起呼来。凡是练武的人，虽然睡熟，但警觉之心未灭。大约在三更时，陡然前屋有一个粗犷声音，将他惊醒。

他吃惊的急忙起身，背上宝剑，伸手又摸了摸怀中锦盒，推开房门，隐伏在暗处，向前屋张望。

只见一个五十多岁老头，身躯矮小，鹰鼻鹞眼，两太阳穴鼓起，眼射精光，坐在李映梅对面。

阴煞箭李映梅，韵秀的脸上，不像他先所见那么慈祥和蔼。现时是杀气腾腾，怒愤满面。听她一声微喝道：“我们有十多年不往来，已经情断义绝。你今天为了想夺取太乙真人至宝，不惜厚着脸皮来见我。告诉你，十年后的我，已完全改变，隐居此地，没有做一件坏事，也不容许别人在我这块土地横行，你今夜想在这儿动手，哼！可没那么好说话！”

在暗处的司马笑予一听，大吃一惊，心说这老头原是冲着我怀中之物而来的。我还错耽了心思，李老前辈倒是个好人。